



顧頡剛全集

14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民俗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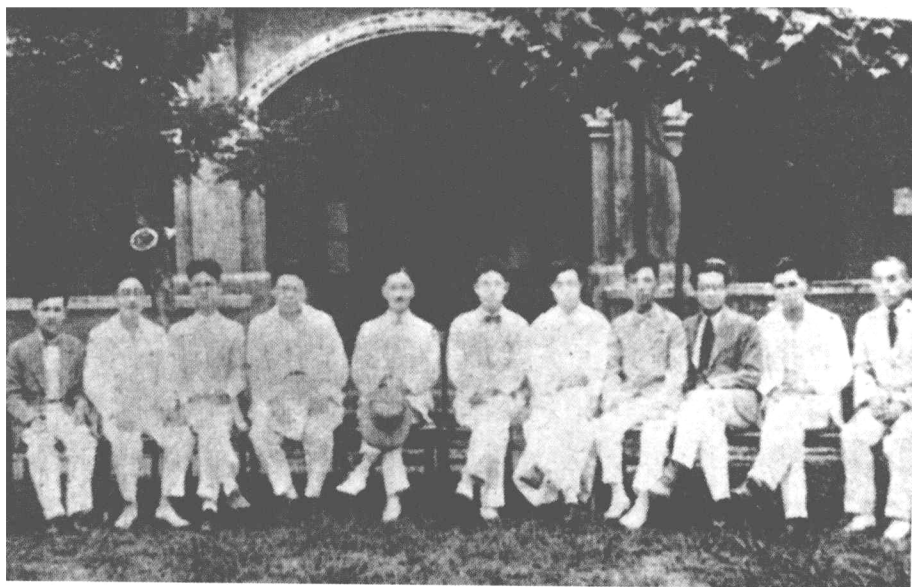
卷 一

中 華 書 局

顧
頡
剛
全
集



廣州中山大學時期留影



1928年6月9日與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同人合影
左起：余永梁、馬太玄、劉萬章、傅斯年、戴季陶、楊成志、
顧頡剛、容肇祖、鍾敬文、陳錫襄、黃仲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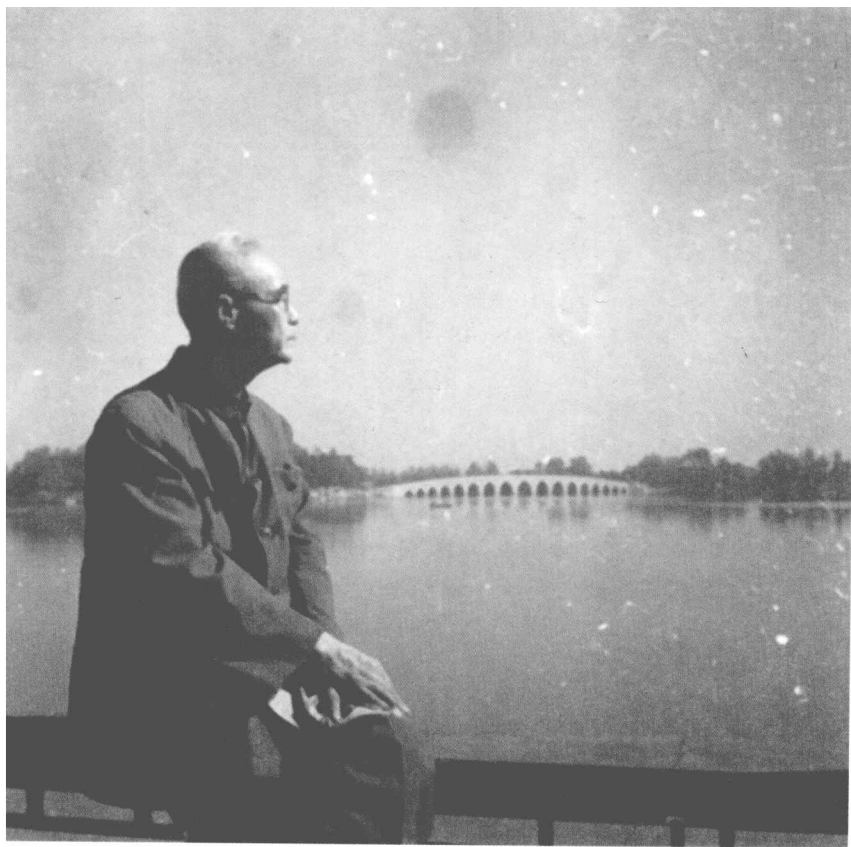


1928 年 12 月 14 日與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同人合影
左起：余永梁、商承祚、陳錫襄、莊澤宣、沈鵬飛、顧頡剛、
劉萬章、崔載陽、容肇祖、黃仲琴、□□□



1936年5月16日與風謠學會同人合影

前排右起：胡適、顧頡剛、李素英、徐芳、□□□、
 □□□；二排：（胡適、顧頡剛之間）魏建功、（李素英、
 徐芳之間）羅常培；後排：（胡適、魏建功之間）吳世昌



1961 年 10 月與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同人游北京頤和園留影



1979年5月與參加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座談會同人于民族文化宮合影

前排左起：楊成志、張靜秋、顧頡剛、□□□、于道泉、容肇祖、鍾敬文、常惠。中排左起：常任俠夫婦、馬學良、賈芝、□□□、□□□、□□□

搖兒歌，所以多用搖船起行，若以多與小兒
握手推挽，若搖船狀，而唱歌也。

八十六 兒歌

搖長，擲長，踏殺馬蟻，放爆仗。爆仗放到天亮。

公，起來上帳。滾，起來擲樣也。南店小姑娘起來梳

頭。妹，起來打碎油盤。看條那亨！

看條那亨者，看妹，打碎油盤，後將瓦何也。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要目

第二

孟姜女(一)

歌謠週刊

價目

每號售價
兩元二枚
郵費大洋
一分半

米第陸拾玖號米

發行處北京大學日刊課

專號二“孟姜女”(1)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

顧頡剛

孟姜女的故事，論其年代已經流傳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幾乎傳遍了中國本部，實在是一個極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學者只注意于齊國故而絕不注意于民間的傳說，以至失去了好許多材料。但材料雖失去了許多，至于古今傳說的系統卻尚未泯滅，我們還可以在斷編殘簡之中把牠的系統搜尋出來。

孟姜女即左傳上的“杞梁之妻”，這是容易知道的。因為杞梁之妻哭夫崩城屢見于漢人的記載，而孟姜之夫“范希郎”的一個名字還保存得“杞梁”二字的聲音。這個考定可說是沒有疑義，于是我們就從左傳上尋起。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傳云：

齊侯（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襲宮，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高梁。杞梁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宮郭。明日，先遇莒子于藩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貨貨奔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來中而奔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子行成。

齊侯歸，過杞梁之妻于郭，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這是說，齊侯打莒國，杞梁華周（即杞梁華還，當是一名一字）作先鋒，杞梁打死了，齊侯還去時，在郊外遇見他的妻子，向殖弔唁，她不以郊弔為然，說道，“若杞梁有罪，也不必弔；倘使沒有罪，他還有家咧，我不應該在郊外受你的弔。”齊侯聽了她的話，便到他的家裏弔了。在這一節上，我們只看見杞梁之妻是一個謹守禮法的人，她雖在哀痛的時候，仍能以禮處事，神智不亂，這是使人欽敬的。至于她在夫死之後如何哀傷，左傳一點沒有記出。她何以到了郊外，是不是去迎接她的丈夫的靈柩，左傳上也沒有說明，華周有沒有和杞梁同死，在左傳上面也看不出來。

這是公元前五四九年的事，從此以後，這事就成了一件故事。這件故事在當時如何擴張，如何轉變，可惜我們現在已經無從知道。

過了二百年，到戰國的中期，有檀弓一書（今在小戴禮記中，大約是孔子的三四傳弟子所記）出世。這書上所記曾子的說話中也提著這一段事：

哀公使人弔貨，遇蒯，時于路，蒯宮而受弔。

曾子曰，“貨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春（春即隧），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棄之矣。君之臣死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這一段話較左傳所記的沒有什麼大變動，只增加了“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一語，但還

歌謠周刊“孟姜女專號”，1924年11月

告别上天宮歸位。尸首揚不^着，李斯請
 建仙女廟。這是全把寶卷你底而用他終
 有力傳說（如^知父和趙高情然，^善國中
 唱歌，跳水而死）修飾的。
 這一件故事，僅今新據地研究了一年多，所得
 的材料亦僅由同鄉錢南揚，錢銀文，鄭^{鄭著手}鶴齡話
 先生^為提供之實在是不完全（讀者不至^為）
 我^為低^為寶卷，只玉畫^地一國，就立刻^出見材料

雖已激起了
 小題大做之
 批評，但我
 已覺得

粵風序

民國十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內翻書查
調元輯刻的正海。無意中在第二十三函裡發見了粵風一
種，裡面都是當時粵中各民族的歌謠。這使我覺得很奇，因
我同常覺得搜集歌謠是我們一班人破的工作，破到一
百多年以前，破有人先我而為之破。

過了一年，到上海服小說月報的編輯鄒振鐸先生囑
我寫些文字，我便從札裡鈔出文學性質的短札若干條，題為
粵風。這其中的一條是介紹粵風的。這便是引起鍾敘
文先生注意此書的由來。

現在鍾先生已把這書整理完工了。

我真高興，真想不

到五年前一瞥了這個結果！所可惜的，狼歌和樟歌為

自序

记峰山在燕京大学四年

这本《妙峰山》是我在北京大学时的调查报告。因为调查中的

——任志新副刊主笔，所以这些报告便在《任志新

副刊中》发表。因此《妙峰山》进香者说，从

起了五个月来，因为北京大学的

行政太繁重，所以这些材料没有机会在一起出

一书。因此《妙峰山》在燕京大学的出版

任志新

力平

妙峰山自序，1928年

前 言

顧頡剛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最突出的當然是古代史和歷史地理。但是他對民俗學及民間文學的研究，也有卓越的貢獻。他是由於“從戲劇和歌謠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想用了民俗學的材料去印証古史”，“解釋古代的各種史話的意義”，作為“歷史的研究的輔助”而研究民俗學及民間文學的。顧先生研究的項目有三：一、吳歌；二、孟姜女的故事；三、神道和社會。下面就從這三個方面來說明他對民俗學的研究及貢獻。

一、吳歌

顧先生搜集、整理與研究吳歌，是受了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學徵集歌謠的影響。他在《吳歌甲集·自序》中說：“民國七年，先妻病逝。我感受了劇烈的悲哀，得了很厲害的神經衰弱的病，……只得休了學在家養息。……說不盡的悶悵，而《北大日刊》一天一天的寄來，時常有新鮮的歌謠入目。我想，我既經不能做用心的事情，何妨試把這種怡情適性的東西來伴我的寂寞呢！想得高興，就從我家的小孩子的口中搜集起，又漸漸推至鄰家的孩子，以及教導孩子唱歌的老媽子。我的祖母幼年時也有唱熟的歌，在太平天國占了蘇州之後又曾避至無錫一帶的鄉間，記得幾首鄉間

的歌謠，我都鈔了。我的朋友葉聖陶、潘介泉、蔣仲川、郭紹虞諸先生知道我正在搜集歌謠，也各把他們自己知道的寫給我，所以我一時居然積到了一百五十首左右。”“八年五月，我妻殷履安嫁來，我告她這件事，她也很高興，當七月中她歸寧至甬直鎮的時候，就從她的家中搜集到四五十首。於是我的篋中的吳歌有了二百首了。”“大約從八年二月到九月，這八個月中是我出力搜集歌謠的時候。我總喜歡把事情的範圍擴大，一經收集了歌謠就並收集諺語，一經收集了諺語又聯帶收集方言方音。這一年中隨手的札記，竟積到了十餘冊。……我對於歌謠的工作時間實在僅僅是這八個月。”這是顧先生自己關於搜集吳歌最詳細的記述。他說了所搜集吳歌的來源，和他搜集吳歌的確切年月，這都是《吳歌集錄》的《序》和《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所沒有的。但他搜集的吳歌首數在其他的文章中，卻有不同的說法。在《吳歌集錄》的《序》、《吳歌小史》和《我和歌謠》三文中都說有三百來首；在《蘇州的歌謠》和此序中却都說是二百首。那麼他究竟搜集到多少首呢？

顧先生搜集的吳歌，現在遺留下來的稿子，僅有他親手鈔錄的《吳歌雜錄》三冊，這三冊封面上所寫的年月，分別為“八年四月”、“九年一月”、“九年四月”，第三冊後面有十六頁的空白，末尾還鈔錄了一封鄧仲澥的來信，內容是送還《吳歌雜錄》，並評價其中幾首吳歌。由此可見，顧先生搜集的吳歌，鈔錄入冊的都在這三冊之內。這三冊總共鈔錄了一百九十八首（其中有二首是吳諺）。因此，他所說的“我的篋中的吳歌有了二百首”，當是專就這三冊所錄的而言。我在編輯《吳歌集》時，曾仔細核對了《雜錄》和《甲集》，發現《甲集》的一百首，在《雜錄》中僅有九十六首，《惘惘迷迷吃筒煙》、《金風玉露動秋涼》、《秋天明月桂花香》和《牡丹開放在庭前》等四首，《雜錄》中並未錄入；又他在《語絲》第五四期上發表的《吳聲戀歌》八首，僅有一首《摸摸僚個手來軟綿